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陋巷旧闻录

中篇小说

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陋巷旧闻录

邓友梅

陋巷旧闻录

邓友梅^{*}

民国二三十年代，北京外城有个“德昌里”，百多米小巷，十几户人家。一棵两围粗数丈高枝繁叶茂的老槐树下，朝北的大门前挂个木牌上写“经租处”。“经租处”里外就一个人，此人姓鲁，因为个矮人称鲁半截。他的差事和俸禄就是领房客看房子和替房东收房租，自己住房子则免费。每到夏天傍晚，他这门口大树下就成了逸闻趣事口头传播中心。一盏路灯半轮明月之下，人们端着大碗面，捧着小茶壶，举着水烟袋，嚼着熟槟榔，把各自听到的消息新闻，互相交流，共同探讨，评议争论。论坛坛主和主侃都由鲁半截兼任。鲁半截

* 邓友梅 1931 年生于天津。1945 年参加新四军，1946 年开始发表作品。其中《我们的军长》、《话说陶然亭》、《追赶队伍的女兵》、《那五》和《烟壶》等先后获得全国中、短篇小说奖。近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五卷《邓友梅自选集》。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。

不认字，不识字还有个好处，所侃之事既查不到文字根据也没有文字记录。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地享受“中华民国”式的言论自由。

北京几百年来都是政治中心，半截侃的最多的也是政治人物的流言传说。有名有姓，有头有尾。有真有假，无凭无据。

我记得较清楚的一个段子，是关于德昌里东家的。

北京不都叫胡同吗，这儿怎么出来个“里”？

没错儿，从元世祖建大都就有了胡同。大都城是按设计图建设的：东南西北四面城门相对，城门之间以二十四步宽的大道相连，（也怪了，明明有尺，皇上偏要迈步量地！）大道与大道之间以十二步宽的小街相通。大道小街把北京城划成许多方格子，方格中每隔五十步再开一条六步宽小夹道，用以左右联络。大道小街好比动脉静脉，小夹道就是毛细血管。毛细血管里住人，人要打井喝水，蒙古人就管“井”叫“胡同”。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？邻居二大妈说是：“有名的胡同九百六，没名的胡同赛牛毛！”不过这只是“大形势”，实际上胡同之外也有几条不叫胡同的小巷。比如曾国藩曾大人住过的“果子巷”，赛金花小姐住的“陕西巷”，名气一点不小。

“里”的出现可就晚了。跟目前北京人学广东话管猪蹄叫猪手一样，入民国之后北京人也曾把学天津话当做时髦。当时天津有租界，是北京政坛大佬的退身之地。随着大佬进进出出天津租界，洋服西餐等沾洋边的东西就成了北京“新生代”、“新新生代”的新风尚。就在这时期，北京也出现了天津式居民小区，叫做“里”。

“里”跟胡同不一样。胡同是由独立家宅连接而成，左邻右舍，产权各不相关；“里”是专为出租而建，整条小巷一个业主。北京的“里”有两类。一类仿上海公寓弄堂，一家一院，宽大体面的半洋式建筑，地点多在内城。房主是军政首脑、富商大贾，房客则以海关、铁路等新行当的上层人家为主。另一类则是碎砖头儿墙的青灰顶狭窄小院。可独门独户也可有几户杂居。大多建在外城天桥、龙须沟一带。东家多是地头蛇、小军阀。房客三教九流都有，就是没有真财主。

德昌里属于后一种。

闲言少叙书归正传，说说这德昌的东家。



德昌里的房东姓娄，房客称他“娄将军”，不过谁也没见过他。打这房盖好人家就没来过。交工那天手下人把图纸跟房契在他面前展开，他倒背手看了一眼说：“行，好！交给太太吧。”就大老俄卖毯子——扔在脖子后头了。

娄将军是奉系。二次直奉交战后，娄将军在北京代理过京兆尹在天津监督过造币厂。京兆尹管的是天子脚下一亩三分地。收烟税敛花捐征蒙藏外庄的厘金，都在其职权之内；外省人进京跑官求财叩见总统都得求其关照。关照不会白关照。造币厂的任务就是造洋钱，每炉洋钱造出来都要送样品请督办验成色。不管合格不合格，货样都留下不退。那一阵子娄将军只愁银圆没处放，哪会把德昌里这堆瓦片放在心上？不过是送给大太太过生日的一盘寿桃。将军在天津养了个外宅，

大太太一直没好脸子。将军借这机会讨太太个笑脸。大太太跟姜将军是患难夫妻，对将军有恩。将军从不敢在她面前打吵子。

怎么个患难夫妻？有什么恩？这话说起来就长了。

二

姜将军虽是奉系官，可不是奉天人。奉系占据京津的年头，北京人有句俗语形容关外大兵：“妈拉疤子是免票，后脑勺子是护照。”因为这些丘八爷都是扁平后脑勺，张嘴就骂妈拉疤子，坐火车看戏从不买票。姜将军虽然张嘴也是“妈拉疤子”，可是后脑勺却是鼓的。不合关外人标准。“梆子头窝拉眼吃起饭来拣大碗”，这是京东八县的特征。

京东出名人。“盗御马”的窦尔敦，唱蹦蹦戏的成兆才都是出自这儿。不是这里风水好，是因为山高谷深，土地贫瘠，光靠土里刨食不够嚼谷，逼着人另找饭辙。姜将军没当将军时摇串铃卖野药，艺名姜半仙。开始是秋收过后，背上药箱，摇起串铃，嘴里喊着：“专治小孩食积奶积、大肚子痞疾、红白痢疾、跑肚拉稀……”边做生意边赶路，到关外去捞外快。后来干脆在奉天定居下来。但也只够糊口，拿不出银子成家。年轻人耐不住孤独。为卖大炕的丫旦小福子看了几回病，两人入了热被套。小福子对他真心实意，赶上他手头紧就掏自己私房钱替他拉铺。惹得老鸨子骂闲篇儿：“有舍银子舍钱的，没听说有舍×操的！”

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在关里打进北京，俄罗斯在关外也开

火南下，自珲春一路朝奉天打过来。黑龙江副都统阵亡，黑龙江将军自杀。老毛子兵见银子就抢，见女人就奸！奉天也人心惶惶，连盛京将军都把夫人送进关里避难去了，平民百姓岂不更加岌岌可危。

有天二人躺在被窝里唠嗑，小福子问他：“连增祥将军送夫人避难去了，咱俩亲热一场，你就没点合计？”半仙问：“你指啥？”小福子说：“老毛子到一个地方，就把姑娘们弄到兵营里，脱光了躺在热炕上。当兵的在门口伸手猜锤头剪子布，谁赢了就上炕放一炮。一旦落到这地步不给奸死也得气死。所以连老鸨子都放了话，只要有人出俩钱就放我们从良。你要跟我一时找乐，咱们就此分手。要想做长远夫妻，得赶快打主意。”半仙说：“我做梦都想赎你从良，可上哪儿弄银子去呢？”小福子斜了他一眼说：“真有这心，为啥不想办法。”半仙说：“这事用银子，不用办法。”小福子说：“有银子还用想啥办法？”半仙瞪眼看小福子说：“天哪，莫非你有什么好办法？”小福子叹口气说：“你发个誓，以后要是对我三心二意，受什么样的报应？”半仙马上从被窝爬出来，光着屁股跪在炕头，朝天磕了个头说：“小福子跟我从良，我以后要有二心，天打五雷轰顶！”

福子听到此，唉了一声，揽着半仙脖子把他拉进被窝内，趴在胸脯上问他：“记得你说过，你摇串铃到海城，跟那位张马医有点交情对吧？”半仙一听，吓得赶紧用手捂上她的嘴说：“小声儿，如今他入绿林了，我跟他断了来往！”小福子推开他的手说：“为啥断了来往？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。如今乱世。就是绿林的朋友还讲义气……”

两人计议到天亮。小福子起身后就宣称来了垫子，只开盘不拉铺，更不答应住局。又过两天小福子说头晕脚软红潮不收，跟鸽子请假要看病去。小福子算红姑娘，鸽子不好拗着她。又舍不得掏钱，就说：“你的热客姜半仙就是大夫，叫他来看看。”小福子说：“请他来看病可得拿出诊钱，不如咱们去就合他。江湖上有规矩……”鸽子想了想说：“叫铤子拉咱们去。”

平康巷外总停着辆东洋车，拉车的叫铤子。跟半仙和老鸽子都有联手。替半仙找病人给鸽子拉嫖客。往常小福子脑门要挤红点他就拉去找半仙，半仙想打茶围他又拉来找小福子。姑娘出条子老鸽子指定要坐他的车。逢年过节还给他彩头。因为拉车之外他还有义务监视姑娘行动，有可疑之处，回来密报给鸽子忘八。

二人坐铤子车到了半仙的药店。半仙给福子号了脉，看了舌苔，问她是不是见生客头晕？见吃食就恶心？底下见红不收？小福子连连点头，半仙叫她躺好扒开内衣在她肚脐下边连点上三盘艾绒。然后把老鸽子拉一边，小声说：“这病眼下不要紧，可要是不接着治，只怕一个月后就不能接客了。这是干血癆的症候。去年有个姑娘死在这病上，是动手治晚了。”鸽子问怎么治法，要多少钱？半仙说：“咱们之间钱好商量，可就是费点工夫，从现在起，得隔一天到我这灸一回扎几针，讲交情我只收个艾草钱、火绒钱。治好了才算，没治好不收。”鸽子问：“能一边治着一边接客吗？”半仙说：“头一个月光开盘别拉铺。”鸽子答应叫小福子接着治，并交代铤子拉车接送带监视。车钱之外加五大枚酒钱。若发现重要隐情，另外有

赏。从这天起每天出门之前回来之后她都盯着看看。看有没有夹带东西，有没有神态异样。看了几天都没事，也就大意了。直到有一天，小福子从早出去后晌没回来，她才起了疑心。叫茶壶上小河沿姜半仙药摊上去找，茶壶回来说姜半仙的药店三天前就关张了。老鸽子跑到小福子屋查看，不看则已，看完急得伸手连抽了自己几个大嘴巴！箱子空了，首饰没了，值点钱的东西整个卷包烩了！她又拉着茶壶到车场找铨子。车场账房说，铨子只拉了半天车，吃晌饭前把车送回来，交了车份，就带上行李走了。

姜半仙坐铨子的车拐跑小福子的新闻，很快传遍盛京奉天。其热度与持久性比如今的小报强得多。直到一年后有一条比这更大的新闻出来，人们才转移视线。

三

后来这条新闻是：大清国盛京将军增祥的夫人，叫胡子给绑票了。

哥萨克兵从哈尔滨打到营口，司令部放在盛京。为给大清国的盛京将军留面子，除了叫他提供给养、筹措军费外还用大清国军队打扫战场，掩埋尸体，维持中国人之间的治安，并不干预盛京将军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力。局势稳定了，将军就派人去接太太。

火车只从关里通到沟帮子。在沟帮子下了火车太太还派人先回府报信说一路平安，正换乘骡车继续上路，出沟帮子之后就没消息了，连主子带奴才几百件行李全都消失得无影

无踪。

将军等人不到，又派人去打探。派的是一个能干的捕快。这捕快脱下号衣的换了便服。雇了头毛驴骑着，沿新民府往沟帮子的大路走。这天太阳西下之时，来到距新立屯尚有二十来里地一个小镇。一进街就看到路边有个鸡毛小店，门前柳树上挂着圆笼方坠的布幌子。门框上用隶书写着对联：“未晚先投宿，鸡鸣早看天”。捕快动身前有线上人告诉他，新立屯一带不大素静，有的小店就是胡子开来做眼线的，要他多多在意。看见小店他不由得心头一动。抬头看看天，说早不早说晚不晚。正拿不定主意是住下来做点试探还是趁天没黑多走一站，这时从里边走出来个扎着围裙的小力巴，冲着大道喊道：“住店咧住店咧，暖屋子热炕新被窝……”捕快听着这口音耳熟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跟娄半仙同时失踪半年了的鲁铨子。就凑了过去，上下打量着叫一声：“鲁铨子！”

铨子一看是捕快，不慌不忙打千道：“哟，是您哪！不是鲁铨子管换。您怎么到这背角旮旯来了。”捕快说：“我为娄半仙拐逃妓女小福子一案抓同伙来了。”铨子瞪大眼睛问：“这是从哪儿说起呀？那天我把福子姑娘送到娄半仙门口，她下车我就回车厂了。有人带信来，说我奶奶病得不行，要临死前看我一眼。下午我就回山东老家了。回来路过这里赶上找伙计，我就留下来了。这比拉车自在点，风刮不着雨淋不着。”捕快说：“别跟我打马虎眼。你们走的头一天娄半仙药铺就关门了。”铨子说：“不错，我拉福子到门口是看到关着门，还连招牌都摘了。我要拉小福子回去。小福子说不用我闲吃萝卜淡操心。娄半仙就是开着门她进去也会把门关上。”

就这么连说带笑，铨子把捕快招呼进店，安排好住处，又陪他到了饭铺。说有缘相会，得请他喝两盅。偏远小镇没几样可口之物，无非是高粱米水饭咸黄花鱼就锦州白干。二两酒下肚，捕快脑门见汗，把铨子往身边拉拉，小声说：“你跟娄半仙小福子玩的什么花活，我心里明镜似的。不过我没闲心管花案。你用不着胆儿怵。如今有件事倒是要你帮忙，办好了不叫你白干。”铨子说：“你要我干的事我敢不干吗？”捕快说：“就问你一句话，知道不知道将军太太的下落？”铨子说：“知道，可我不能说。”捕快问：“为什么？”铨子说：“出事的时候我碰巧路过看见。那边放我走时有个交代，说这事要传出去，活扒我的皮。”捕快说：“我不会说是你传的。”正说到这儿，有只耗子悄悄从墙根溜到桌下捡食吃，捕快眼尖，伸脚踩个正着。捕快这才接着说：“你告诉我实情，我要出卖你叫我就像这耗子一样身首两断！”说完抽刀一挥，把耗子斫成两段。

铨子看到此，快嘴对着捕快耳朵就小声嘀咕起来。

三天后捕快回奉天交令。带回的确信是主仆全家被一帮胡子给绑架了！为保太太生命，将军万不可出兵动武，只需静等那边来人送信。

说到这儿得讲几句题外话，说说清末东北胡子。看过样板戏的人一定认为清末的胡子和后来的座山雕一个样。也就是关里的土匪。其实胡子跟他们有区别。最大的区别就是胡子不像土匪座山雕那样以绑票抢劫为业。

东三省紧邻俄罗斯和日本。甲午、庚子几次大战，都处在战场中心，老百姓被害得家破人亡。战后中国政府向明火

执仗的强盗割地赔款。地是老百姓生存之地，款是老百姓血汗之款。有的老百姓对政府彻底绝望，又没建立科学革命理论，走上一条没出路的出路，就当胡子。依照唯物史观，历史上与官府作对的武装群体，都被视为农民起义，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力量。所以尽管梁山一百单八将中只李逵一人是农民，专家仍把《水浒》定为“反映农民武装起义”的经典作品；可是东三省这批胡子出现得晚了点，开始时跟皇帝捣乱，进入民国后还接着跟国民政府作对，这就不好说了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红卫兵来得干脆：把这类人一律划为历史反革命。但揭发其罪行时就含糊了。说他们反人民，他们多来自人民中间；说他们反党？那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！说他们抢劫绑票？这类胡子恰恰不干或很少干抢劫绑票勾当。他们是划地为界，自立为王，像政府一样收租收税摊派粮款，也像政府一样维持治安管理民事。粮税不比政府收得少也绝不比政府收得多。维持治安管理民事不比清朝政府管得好但也不更差。因为有这一特点，所以增祥将军的夫人被绑票就成轰动关外的大新闻了。

人们听到消息后纷纷议论：怎么平时不绑架人的胡子单绑架将军夫人，哪位当家的有这么大胆量？

有人说是杜立山。这一带的胡子数他帮大，集合起来有上千人。杜立山光老婆就有八房，个个能骑马房房会打枪。他移动时沿途别的帮伙都主动避开，为其让路。

有人说有是冯麟阁，冯麟阁当时衙役，知道官场的内情和特点。所以行动起来手不落空。

还有人说是王小辫。这个中国胡子实际是日本人。原名

叫津久居。甲午之战中邓世昌杀的日本间谍田老二就是他的同伙。日本人跟俄国人仇。增祥对俄国惟命是从遭到了日本的愤恨，官方不便动手，用胡子给他惩罚。

众说纷纭，没有准谱。对其结局，也做不同估计。有人认为平时并不打家劫舍的胡子忽然绑起肉票，又不绑别人单绑大官太太，看来不只为钱。不要钱可就得要命。将军夫人性命难保了。

也有可能帮主跟增祥有过节，为报仇未必害命，只怕是夫人的腰带系不结实了。

破财，丢命，失贞，各有理由；是杜立山，是冯麟阁，是王小辫，都有可能。有好事的人就借机组织打赌。最低赌注是白银一两。赌是谁绑架，赌结果如何都行。只是输的人出一两。赢得人得八钱。二钱银子归操作人。

出人意外的是结果没一个人获胜，全落了个傻眼。原因是三天之后，城门大开，夫人带着家人管事、丫环奴才，连骡子带马，大车小轿，全都进大西门回到将军府了。所带财产分文没少，还多了胡子头为谢罪送给将军的几十匹好马。

奉天城里口头传媒界更热闹更忙活了。经过打听收罗，又得到的综合消息是，夫人一行被绑架盘山附近，进村后停在场院时听候发落。这时从宅院里走出一个清秀文静的年轻人，看了看被绑众人，既不问姓甚名谁也没打听来龙去脉，只吩咐腾出最好宅院请夫人带着贴身佣人歇脚，让出宽绰住处供重要随员安身。随员们前脚进屋后脚就送来洗脸水、香片茶，并在炕上摆下两套烟盘。放好鸦片烟膏，点上烟灯。同时那头目还在院中吩咐人杀猪灌香肠切白肉，宰羊点火锅，包饺子

子捞面烙烧饼。

众人被绑以为不死也要剥层皮，早吓得面无人色，有人还尿了裤子，没想到来这么个大转弯，受这般尊敬礼遇。简直弄不清是真事还是在做梦。

随员们洗完脸，那年轻胡子进来拱手说：“诸位受惊了。没办法，我们也是被逼上梁山。大家先歇歇吧。别的话回头再说。”又走到老师爷面前，指指炕上烟盘子说：“您抽一口压压惊吧。”老师爷从一看见烟盘子烟枪就哈欠连天，鼻涕眼泪直流。听见这话连谢也没顾上说，马上歪到了炕上。年轻人跟他对脸躺下，拿烟签子挑了烟膏，在烟灯上连烧带搅。顿时一股浓香溢满屋。旁边站着的几个人禁不住连打哈欠，也就在另一个烟盘左右躺下。年轻胡子烧好一粒上尖下圆的烟泡，安进烟斗，按紧扎通，双手递给师爷。师爷接过说了声谢，把烟斗凑近烟灯，只听沙、沙、沙、沙节奏均匀连续不断吸了二十几下，然后把烟枪从嘴边挪开，紧闭住口，微合上眼，停止呼吸，纹丝不动地静止约一分钟，这才哈的一声张开嘴吁出一口烟来。待他再睁开眼时，两眼变得炯炯有神，光彩明亮了。抄起茶碗先压了口茶，这才转过脸对年轻人说：“多谢您照应。我看您儒雅精明，非久居人下之相，走到这一步，大概也有难言之隐。”年轻人说：“本来我是个安分守法的老百姓，可增祥将军听信谗言不辨真假，把我当胡子捕抓，我才被逼上梁山！不过既走到这一步，我也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。”

屋里的人本来就担心自己的性命难保，一听他点着名抱怨增祥将军，吓得没了抽烟喝茶的兴致，忙向老师爷使眼色

要他闭嘴。老师爷躺着根本没往这边看，压了口茶又接着说道：“长此与官家作对终究凶多吉少。弃暗投明才是正路。”

年轻胡子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气说道：“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们主子姓甚名谁，来自何处奔向哪方？让我把这些弄清楚，然后再往深处谈好不好？”

众人一听，骤然脸上失色，心跳气喘。更把眼睛盯着老师爷，既有埋怨又带企望。埋怨他老糊涂没话找话惹来麻烦，企望他凭着老奸巨猾把险情应付过去。

果然姜是老的辣。别人紧张时老师爷一直转着两只签子在烧烟。听完此话，他把烧好的烟泡缓缓安到斗上，才抬起头来说：“这倒不难，只是须要先去跟太太禀报一声，得到太太吩咐，我才能跟您全盘端。”年轻胡子说：“那就劳您大驾现在去见太太吧。”老师爷欠身说：“愿意遵命。只是我不懂江湖规矩，不知能不能请问你贵姓大名？我连您的大号都不知道，太太问起来怎么回话呢？”

那年轻人微微一笑，不紧不慢说出来三个字：“张作霖！”

四

张作霖在绿林中论资格，论实力，论影响，都排不到前三名。突然一下做出这一桩轰动天下的大案来，消息传到省城，张作霖知名度大涨，人们甩开将军和夫人，又把他推到了打听、议论的中心。

打听来的消息说，张作霖原是海城一名马医。海城临近辽河下梢，海滩苇塘正是绿林好汉出没之处。好汉们都兴骑

马。马生了病就得找马医。所以张马医跟哪道蔓的朋友都有点交情。人在江湖出名虽是好事，可传到官府耳朵去就招麻烦。近年奉天地面盗匪猖獗，盛京将军正因剿捕不力受朝廷申斥。听到这传言眼睛一亮：这人跟胡子称兄道弟，专为胡子治马不算胡子算啥？不是窝主也是坐探。抓到此人对上多少也算有点交代。

可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捉拿人犯的令牌还没出沈阳，张作霖已经得到消息远走高飞了。临走留下一句话：“既然官府认定我是胡子，我就别让人失望了，是江是海蹚下去吧。”

盛京将军得到情报怒火冲天，胡子抓不着了就下令查捉透信之人。查来查去发现卖野药的姜半仙嫌疑较大。因为正在策划抓张马医的时间他摇串铃走码头到过海城。人医马医在江湖上是一道蔓儿，按行商拜坐商的规矩姜半仙一定要去看望张马医。恰好去海城之前将军的心腹家人到他那儿取过“金枪不倒丸”，难免说话走了风声。可是因为牵扯到将军私房事，不便直言。左右的人正绞尽脑汁想找个合适的说法向将军交差，京里传来加急文书说：八国联军打进保定，太后老佛爷带着皇上巡幸太原了。要黑龙江、吉林、盛京三将军排除一切杂差，全力看好东北门户！几乎同时。哥萨克骑兵就从珲春、琿琿一路杀过来了。逃难的人涌入奉天，哭诉老毛子兵见银子就敛，见女人就奸，见男人就斩！增祥将军忙着送太太进关内还忙不过来。谁爱给张作霖报信谁报去吧。没工夫操这个心了。

张作霖初入绿林，也曾举步维艰。有道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，当马医结交的朋友在治病卖药上找主顾拉生意管

用，把脑袋别在腰带上闯江湖这点交情就不够用了。张作霖初出道只有几十个人，十几条枪。以保卫治安为名，驻扎在新民府姜家屯子，靠收“保护费”为生计。距此百十里外有一大股胡子，头人叫海沙子，瞧不起张作霖，不容他在身边立脚。派人送挑战信说他的帮伙要扩大地盘，已把此镇列入计划。请张当家另找落脚之地，三天之内退出此镇，三天后本人带队移防，若届时镇内还有别的帮伙，就只好刀兵相会。张作霖略想了想，叫送信人带回话说：“地盘谁占谁走，是咱俩人之间的事，为此拉开队伍攻守屯子害老百姓家破人亡，太伤天理。你要有种，想占屯子就跟我两人一对一的较量。约好时间，说定地点，在证人监督下，咱俩开枪对射。你打死我你进镇子。我打死你你就认命。要没种就远点臊着去！”

海沙子被将住了，只得接受建议，请来证人监督，两人在河滩上决斗。海沙子先开枪打伤了张作霖腿，张作霖后开枪要了海沙子的命。海沙子的队伍改投到张作霖的帐下。这样他才算站住脚。

张作霖被承认是绿林中的一号了。可是人少力单的一号。为了稳住阵脚，对不跟他挑衅的帮伙当家人，都友善谦恭相待。并尽力和各路豪杰联络。这一带最大的帮伙是杜立山。杜立山以狂傲自信目中无人出名。张作霖几次带着礼物到杜家进见。要求跟杜结金兰之好，拜杜为盟兄。杜口上谦让，实际上不肯赏脸。就这样张作霖都没露愤怒之色，反而托朋友引荐认了杜立山的叔叔泮林为干爹，拐弯抹角建立起与大胡子杜立山结义兄弟关系。

这样一个做事谨慎，不以抢劫绑票为业的小胡子，忽然

不顾一切绑架跟他有仇的盛京将军夫人，显然目的不在银子。若把夫人撕了票，至少按她上了炕倒是顺理成章。怎么反待之以礼，纹丝没动地给送回来了呢？到底老师爷禀报太太之后，太太跟张作霖谈过什么话，做过哪些许诺，事关机密，始终没打听出来。只是事隔不久，也就是光绪二十八年，传来了更为轰动的新闻：盛京将军奏明皇上，命新民府知府增韞把张作霖帮伙收编为奉天省防营驻守新民，清剿胡匪，维持治安。张作霖做了管带。

不久，盛京将军召张作霖到奉天进见。张作霖应该到达这天，全城不管忙人闲汉，清晨起就都挤到街头看热闹。辰时左右果然由一位武官手执令牌领头，后随三名头戴缨帽身穿补服的下级武员骑马入城。众人抻长了脖子看，只见前边走的几个，一个比一个魁梧粗壮，竟没一个像传说中的张作霖那么清秀儒雅。最后跟着一个有点文墨气的跟班，那副穷相倒有点像姜半仙，把头低得下巴挨着领子，绝不会是张作霖。

后来才听说，张作霖心虚，怕被增祥骗进城后把他就地正法。自己没敢来，叫他的把兄弟张作相冒充他来，随身带着几个文书谋士。

五

张作霖被招安没多久，增祥反倒出事了。这位盛京将军事事让大老俄牵着鼻子走，要粮送粮，要款筹款，要住兵腾地方，盛京衙门要干事得先跟俄国人打招呼，俄国兵杀人放

火盛京衙门假装没看见……皇上早已忍了口气，怕惹麻烦一时没敢发作。哪知俄国人登着鼻子上脸，居然把这一套做法写成条约，要世代遵守永远不变。增祥连价都不还就准备签字。事情报到京城，引起一片哗然，大臣们启奏皇上说，按这么办，大清国的发源地不就成了俄罗斯的领地吗？今天增祥在这上头签字，明天瓦德西要是也拿出个这样的条约要皇上画押，全国都照这么办，那还有大清国吗？皇上怒上心头，立即降旨把增祥撤职查办！

为了减少麻烦，干脆连盛京这建制一块废止，盛京将军职位也取消。盛京亦改叫奉天省。跟黑龙江、吉林一块归东三省总督统管。新任命的东三省总督兼练兵大臣叫徐世昌。

徐世昌是北洋系新派官僚，跟增祥不对路，也不待见胡子招安的张作霖。上任时就带了一镇新军（相当现在的一个师）压阵脚。头次召见张作霖就问他：“省防营主要管什么事？”张作霖说：“剿匪治安，保境安民。”徐世昌就说：“这样，扫灭奉天地面胡子，你就责无旁贷了。擒贼先擒王，听说眼下最大的匪帮是杜立山。就责成你和新民知府三个月内将其肃清。逾期不灭，惟你二人是问！”

谁都知道杜立山匪帮人多势大，张作霖不是对手。不然也不会巴结着杜的叔叔叫干爹。北洋新军不动一兵一卒，徐大人坐山观虎斗。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以夷制夷。张作霖和杜立山不管谁胜谁败，徐大人都有削弱异己之利，如果发生奇迹张胡子打掉了杜胡子，总督还有决策正确指挥得当之功。消息传出，不同的人都睁大眼睛等着瞧张作霖坐蜡。江湖人心想，这正好给打算投降者泼瓢冷水，不管你怎么尽心

效力，在人家眼里你永远是胡子。烧开了油锅命你跳，看你有什么解数！社会上认为，十年寒窗九载熬油八进科场都未必换得一官半职，当几年胡子一投诚就换来顶子翎子，太便宜了恶人。徐世昌给姓张的小鞋穿，替安分守法的读书人出口气！

张作霖沮丧两天，很快恢复常态，除上衙门点卯，就张罗派人下乡请塾师来给儿子开蒙。说他小时没机会念书，落得终生悔憾，儿子这辈要改门风。却不谈出师剿匪的事。

数日后从乡下请来一位先生。一见先生进门，张作霖就抢上前去打千叫了声：“干爹！”

原来在请先生的幌子下请来了杜立山的叔叔杜泮林！

张作霖对干爹毕恭毕敬，好吃好喝好待承。把干爹高兴得合不拢嘴时，这才说：“请干爹来不为别事，就为干哥的前程。他的才干力量比我高十倍，若能归顺朝廷何愁不会青云直上？像眼下这样当胡子哪天是个头呢？我派人去劝过他。他说张作霖为官他为匪是两条道上的人，谈不上交情了，把我派的人撵了出来。我想人各有志，听天由命吧。可如今徐大人带着北洋新军来上任，要干的头件事就是剿匪。新军全部是洋枪洋炮洋教头，真打起来可没立山哥好果子吃了。唯一可救他的主意，就是趁着还没动手，赶紧把立山哥招安。可是我跟干哥说他绝对不听信。我只好请您来商量主意。您先静心想想，如果相信我说的是实话，您就亲自出面约立山来我这下处，咱们把酒谈心，共商进退，引立山走上腾达之道！”

干爹想来想去，认为干儿子很讲义气，极够哥们儿，马

上亲笔写信召杜立山来张作霖府中相会。杜立山兵强马壮实力雄厚，自认为“天是老大我是老二”，不信世上还有人敢打他的主意，既是叔叔亲笔信来请，就选了十几名精壮护卫，大摇大摆来到新民府。张作霖早在家门口恭候，亲亲热热把杜立山和护卫迎进客厅，杜立山见叔叔早在客厅里烟榻上等候，更加放心。一边问候，一边在烟灯另一侧坐下，底下人就献上茶来。客厅不大，椅子不多，十几个护卫不能全坐。有几个只能站在杜立山左右。张作霖陪叔侄俩先说了一会闲话，就指着烟灯说：“哥哥一路累了，抽口烟解解乏吧。”杜立山在叔叔对面躺下，看随从都还站着。就说：“你们怎么不坐下？”张作霖忙说：“椅子不够。我叫人再搬几把来？”杜立山说：“你这官府，就没宽绰点的房子？”张作霖说：“为了商量事方便，请您进了这小客厅。旁边还有间大客厅，也预备了烟盘茶水的。没敢让弟兄分过去，怕不方便。”杜立山笑笑说：“你是怕我不放心。没这点胆子敢来吗？”说着就冲护卫说：“留两人在这，其余的到大客厅歇着。”张作霖马上朝外叫了声：“来人，领弟兄们去大客厅。”外边应声就走进个十二三岁的小勤务。几个有嗜好的弟兄闻到大烟味早就有点犯瘾了。商量两句，留下两个人，其余的都跟小勤务走出门去。刚出门时还听见有人跟小勤务说笑话：“勤务兵可是好差事呀。勤务勤务，三大任务，行军背包袱，驻军晾被窝，晚上给长官操屁股……”随着人走远，声音渐模糊。杜立山刚拿起烟枪想抽烟，张作霖端起茶壶给客人添茶。忽听远处咕咚一声传来什么东西落地的声音。杜立山和两个护卫目光朝外一转。就这一刹那，张作霖手中茶壶猛地朝地上一摔，随着啪的一声

响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从屋内屋外同时跳出十几名杀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把杜立山按在榻上，把两护卫打翻在地，缴械后反绑双手推向墙角，混乱中单有两人背起吓晕的杜泮林跑往后院为他预备的住室。等杜家叔叔苏醒大喊张作霖手下留情时，张作霖已经把杜立山就地正法了。张作霖派两名杜的护卫带着杜立山的脑袋回去送信。杜立山的同伙听到当家的已被枪毙，倒并不坚持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誓言，立即宣告投降，接收改编。杜立山匪帮在期限内消灭了，张作霖的实力不仅没削弱，反而扩大了几倍。张作霖把从杜立山老窝抄来的几百缸银锭、上万斤粮食全部呈交徐世昌大人，三省总督高兴得改弦更张，对张作霖由推变拉。宣布缴获的武器马匹全部留给省防营自行支配，另外奖励张作霖白银一万两！不久就提升张作霖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。

自此张作霖步步高升，大清皇帝退位时已成了东三省最高统帅，北洋政府时代势力达到顶峰，成了在中国政坛举足轻重人物。既打垮反动军阀吴佩孚，也杀害革命前辈李大钊。

就在他得意的年代，街头巷尾又增加了一个话题：张作霖事事得手，是他自己才智过人还是背后有能人指点？

增祥当年要是把张马医抓住杀掉，就没有后来的张大帅了！是谁给透信使他在千钧一发之际逃出魔掌的？

张作霖若不绑架将军夫人，受不了招安进不了官场，到死只是个小胡子。怎么忽然产生了绑票的想法？怎么别人不绑偏绑将军夫人？

徐世昌用“期限剿杜”挤对张，反给张打开了飞黄腾达之路，可张作霖一向是以重朋友讲义气出名，怎么一下做出

心狠手辣的绝事？是否有人出谋划策，此人是谁？

张作霖的左右臂膀，最有名的张景惠、张作相、汤玉麟都随他升官发财，可这几个都是强悍有余智谋不足之辈。传说有个只献计不动武、图实利避虚名的人，这人没前边几人出风头，但更受张作霖信赖。

这人是谁？说法不一。说到的几个人都能从蛛丝马迹中看到点影子。鲁半截坚持他说得最准。因为这人跟德昌里有关系，鲁半截就是德昌里的经租处。

六

猜测谁是不露面的谋士时，人们想起增祥召见张作霖的事。那天全城人都挤到奉天城街上看热闹，结果没看见张作霖却看见有个跟班的像娄半仙。当时人们没太上心，后来一想有点蹊跷：怎么娄半仙前脚到海城卖野药，张马医后脚逃脱增祥追捕？怎么娄半仙从奉天失踪以后，从不绑票的张作霖就改了章程绑架增祥太太？而增祥派出的捕快偏就碰见跟半仙一块失踪的鲁矧子？

张作霖掌握东三省军政大权后，奉天人确实没见娄半仙跟小福子露面。可当时有个人进关跑买卖，在热河碰见过鲁矧子。这时的鲁矧子可不是围着围裙在街上喊“住店咧，住店咧，暖屋子热炕新被窝”的小力巴了。而是穿一套马裤呢军服，挎着洋刀，戴着少尉肩章的奉系军官了。买卖人跟当地人打听这人是谁？当地人说是军需部娄将军的副官，姓鲁。

顺这个思路想下去，娄半仙是谋士的嫌疑越来越大，最

铁的证据就是在张大帅最得意的年头，有个姓娄的也不时露一下头角。据说此公为人谦和，不骄不躁。人称将军，从不打仗。照领钱粮，不任实职，专应有实无名之差。哪里出现空缺要人代理，大帅就找他顶缸。上至省督军下至军需全能代理，没出过娄子找不出毛病却也没什么特殊成绩。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败，他临时率一支部队撤退，虽丢了些装备，却没失一兵一卒；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胜，战后张大帅请段执政安排他代理几个月京兆尹和主管一阵造币厂，都干得令大帅满意。这位娄将军本来跟太太同甘共苦，从未纳小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经不住人撺掇，以传宗接代为名，在天津卫养了个外宅。大太太知道后差点背过气去，当着将军在场，指着她的狮子狗道：“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现在毛长了个大了，要找野食吃了。去吧去吧。光顾今天吃野食就忘了从前卖野药了！”也就在这一年，将军在天津北京两地同时置产盖房，建起两处出赁用的房产。天津的叫德喜里，归二太太收租，北京这个德昌里送给大太太做寿礼。

七

鲁半截断断续续地说，我零零散散地记这段子到这里就算齐了。有朋友看后对鲁半截有点疑问。他跟鲁矧子同姓又都个儿矮，是否半截就是矧子？可也不对，人家矧子北洋时代已经当少尉副官了，半截到民国二十多年还靠给人收房租混窝头吃。这两人到底有没有关联？

半截说别人的事无法查考，别人说半截的事也不曾查问。

如今德昌里拆了鲁半截入土了，一切都查无实据了。我曾想以此材料写纪实文学，找来有关历史文献和正经回忆录来查对。不查还好，越查越糊涂，没一件事跟文字记载一致。又想用它写小说，但人物都是真名实姓，写出来怕惹麻烦。只好把素材束之高阁。不料二十年后有了转机。我从影视节目中受到启发，原来近年文艺风气大变，已不受真、美、善等陈规束缚。只要加上“戏说”二字，历史就可胡写，皇帝也能瞎编。这样我才有胆子把这些“旧闻逸事”发表，供近代史研究者参考和读者消遣解闷。

写到这里发现本文题目漏掉了两个字：“戏说”。

[小说家说]

秋天的话

邓友梅

我从1950年开始写小说，今年是2000年，写了半个世纪，至今没明白小说应该怎么写！有点悲哀。

实话实说，我是从模仿别人开始写作的。跟我学骑自行车一样，别人怎么骑我就照那样子骑。骑

不好就跌跤，跌了几跤就会骑了。因此，要我说骑在车上哪里是力点？哪里是支点？怎样三点成一线？这些理论问题我根本说不明白。

我只上过四年小学就参军了。日本投降后，本想学当电报员，偏巧文工团演戏需要个小团员，发现我会说国语，脸皮也厚，一个调令就成了文艺工作者。小孩的戏不多，没戏时就叫我趴在幕后给台上人“提词”。别人演一出戏我念一个剧本，两年下来我肚子里装进了一叠剧本，无形中就打下点编故事写对话的基础，还顺便养成了读书习惯。解放战争打响后很少演戏，不读剧本我就读小说。战争中一切缴获都归公，惟独破书乱纸公家不要。我参加打扫战场，常能见到小说。欧美、苏联的翻译小说，线装的石印的话本传奇，武侠言情，福尔摩斯，什么都能碰到。捡多了背不动，就要选择。我那时还没有“政治挂帅”的觉悟，惟一选择标准就是“好看”！我捡到过一本《西线无战事》，还捡到过张爱玲的小说《万象》。我扔掉了张爱玲留下“西线”，完全不带政治原因。只因为天天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，养成了粗枝大叶爽快磊落的性格，张小姐那娇滴滴甜腻腻的情场琐事不对胃口，《西线无战事》写打仗，写善与恶的搏斗，生动形象读来有共鸣。我就认为这后一种“好看”。今天回想起来，我的“好看”似乎有两个条件，一是有趣，二是有益。这个“益”不是简单政治意义上的“益”，不论是道德上，

文化上，心理上，感情上，知识上，只要起点惩恶扬善效应都算有益。因此当我自己拿起笔写小说时，也就追求有趣有益两条标准。我不幻想自己作品有多大政治价值，多高思想水准，只要有益于世道人心。

这观点对我也有负面影响。造成了我的先天性很不浪漫，很不自我，很不时髦。到今天就对“自我内心世界的展示”、“个人情怀宣泄”等新思潮羡慕不已望尘莫及，想追亦追不上，只能成为“翻过去了的一页”。好在已经年近古稀，没有与我计较，落得个轻闲自在。有时还动笔写点小文章，就像公园里老年人跳迪斯科一样，既是习惯使然，也为了生活多点情趣。娱人娱己，别无他求。